

日本专业主妇视角下的广州城市宜居性评价

刘云刚, 周雯婷, 谭宇文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宜居城市理念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 但相关的标准仍是模糊不定。在回顾和检讨宜居城市相关界定方法的基础上, 从特定生活者的视角出发, 以在广州居住的日本专业主妇为评价主体, 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了广州城市的宜居性。通过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和日本城市的对比评价, 探讨了广州的宜居程度和改进重点。研究表明, 广州在日本专业主妇眼中距宜居城市尚有较大的距离。其原因一方面是现实中的广州城市宜居水平不高, 另一方面也与日本专业主妇的角色、文化理念及她们在广州居留时间的长短相关。

关键词: 宜居城市; 宜居性; 日本专业主妇; 生活空间; 广州

中图分类号: F2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0)01-0039-06

1 宜居城市的评价视角

当前, 宜居城市已成为国内众多城市发展的理想目标, 但关于宜居城市的理解却仍然众说纷纭。一方面, “宜居”取决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情况, 以及城市安全、文化、街区特色等等客观因素, 但另一方面, “宜居”也与居民对所处生活环境的主观感受有关。因此, 对宜居城市的评价常常需要照顾主观、客观两个方面^[1~7]。

但是在既往的研究中, 国内对宜居城市的评价更侧重相对客观的“宜居条件”。代表性的如周志田提出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社会保障条件、生态环境水平、市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和生活便捷程度”等6个方面的评价体系^[8], 顾文选提出“社会文明、经济富裕、环境优美、资源承载、生活便宜、公共安全”的6项宜居城市评价标准^[9]等等。张文忠尝试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 提出了“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生活方便性、出行便利性、居住舒适性”五大评价因子, 把主观认知转化为客观指标^[1, 2]。这一方法涵盖因子全面, 具有较强的可信度, 但是需要采集很多因子数据, 而且还要考虑各因子随时空条件其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的不同变化, 因此, 在测算方面较为复杂。

那么, 有无一个便捷的指示性指标来简单测度一个城市的宜居水平? 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 选取在广州居住的日本专业主妇作为对象, 来测度广州的城市宜居性。日本专业主妇的指示意义在于: 第一, 城市是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复合体, 而专业主妇主要涉及的是生活空间的部分^[10], 因而她们是城市生活宜居性的最有效感知者和评判者; 第二, 日本的城市发育阶段与中国具有类似性, 而日本专业主妇的视角天然带有与日本城市相比较的含义, 可以指示中国城市宜居建设的水平; 第三, 日本人是在中国, 也是在广州最具代表性的高端外国人群体^[11, 12], 日本专业主妇生活在广州, 经历着广州的城市生活环境, 但同时又超脱于所在城市, 因而其评价结果更为中立, 同时具有前瞻性。

本文首先介绍对广州宜居性的一般认识, 进而说明本文的调查方法与评价结果, 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和进一步讨论。

2 关于广州城市宜居性的一般认识

广州自古以商埠闻名天下, 拥有2000多年的开放贸易历史, 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先头阵地。明清设立“十三行”, 各国商馆云集。新中国成立后, 广州又成为对外开放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首要据点。长期的商业传统

收稿日期: 2009-08-22 修订日期: 2009-12-20

基金项目: 日本住友财团亚洲研究项目(2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0701041)、教育部博士点基金新教师项目(20070558072);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Q-01)资助。

作者简介: 刘云刚(1973-),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 副教授, 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地理学理论与方法。
Email: liuyung@mail.sysu.edu.cn

造就了广州浓郁的生活气息,带来了开放包容的宜居特性,“食在广州”即是此类特性最脍炙人口的比喻。

在行动上,广州也是最早在全国推行“宜居”理念的城市之一。早在1990年代中期,广州就提出要建设“最适宜创业、最适宜居住”的“两宜”城市^[5]。《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年)》中也明确提出^[13]，“广州要建设成为最适宜创业和居住生活的国际性区域中心城市”。

但是,在现实中,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仍是毁誉参半。褒奖者认为“广州开放、包容性强,海纳百川,很容易接纳新鲜的人和事物”;“在广州感觉不到自己是个外地人”;“广州是一个平民化最淋漓尽致、它像熬过的老汤,住得越久,滋味越醇厚,让人潜移默化地爱上这个适宜人居的地方”;“广州非常繁忙,但同时也是一个适合生活、懂得享受、自得其乐的城市”。但另一方面批评者则认为,广州“脏、乱、差”,“人杂、毫无秩序、空气污浊、天灰、嘈杂、交通拥堵严重,社会治安差”;“是中国最大的停车场”;“说它(指广州)是农村,又象城市;说它是城市,又象农村”;“空气中弥漫着浑浊的味道,天空看不到透明的湛蓝,住所外的马路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候”;“永远像一座农民城市”;“有情调的东西都不喜欢或不大敢在广州落脚”;“星巴克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在广州开了好多家分店,可都跟菜市场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到了麦当劳。”诸如此类,等等^[14]。

零点调查公司从2004年开始调查并发布《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报告》其中,城市魅力与环境是城市宜居性评价的两大支撑点^[15]。从中看广州,2004年是第4位,仅次于上海、大连和北京,但2005年以后就落到16位^[16 17]。2004年广州被评价为“发达的经济水平、宽裕的就业机会、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投资环境、开放的多元文化”,而2005年之后则更多被指责为“宜商不宜居”,“在经济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在生态环境方面,则远远落后”等等。这其中很显然,广州排名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变化是原因之一,但根本上则是社会对于“宜居城市”概念认知的不断变化。因此,这也说明,宜居与否的评价根本上是主观的,并且这种评价受限于所在的时空条件。

3 本文的评价方法与评价者属性

3.1 评价方法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采取以访谈问卷为基础的主观认知评价法。主观评价数据虽带有主观性,但该方法也具有直接真实、实施简便的特点。通过合理地选取评价者和评价方法,细致的解释还原,也可以比较准确反映被调查对象的主要特点^[18]。如前所述,本文选取在广州居住的日本专业主妇为调查对象。这些主妇大都是跟随丈夫移居广州,没有就业经验,是纯粹的居住生活体验者。她们的团体称为广州日本人妇人会(JWAG),人数规模大约90人左右。本文即以JWAG为调查对象,采用随机的滚雪球抽样方法展开调查。首先与广州日本妇人会的会长取得联系,通过会长的介绍与会员取得联系,再通过该会员的介绍接触其他的会员。通过这种方式,本调查共对18名日本专业主妇进行了访谈和自填式问卷调查。整个调研过程历时4个月,从2008年7月开始到2009年6月结束。因为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些日本主妇对问题的回答答案非常相近,即样本分布比较均匀,遂决定在18名(约总体的20%)处终止调查。虽然总体样本量较小,但基本应不会影响到其代表性。

在评价内容上,本文参考日本对于城市宜居性的评价指标,主要从生活者的视角出发,关注居住安全、居住条件、富裕程度、便利性、舒适度5个方面^[19]。评价的具体因子,共选取了13项,并自动剔除了与评价指标相关但在日常生活中主妇们关注较少的评价因子。具体如表1所示。居住安全指标,反映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主要为对治安状况的安全性评价;居住条件指标,主要从住宅的面积、建筑设计、地理位置等方面来综合评价;富裕程度指标本应以收入为指标,但因涉及隐私,故从侧面选取保险作为评价因子;便利性指标主要包括公交系统的便利性、道路的通畅性、医疗设施的数量和便利性、商业设施的数量和便利性等,以衡量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设施的便利程度;舒适性指标主要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气候条件的适宜性、文化的多元性及开放度、休闲娱乐活动的丰富多样性和社会人情冷暖等几方面的评价。

3.2 评价者属性

本次调查的日本专业主妇在年龄方面,主要集中在30~49岁年龄段,其中又以40~49岁的年龄

表 1 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es of livability

评价指标	评价因子
居住安全	治安
居住条件	住宅
富裕程度	保险
	交通
便利性	医疗
	教育
	购物
	饮食
舒适性	环境
	气候
	文化
	娱乐
	人情

段为主。在文化程度方面,除了 2 人分别为高中学
历和大专学历外,其余均为大学本科学历。在出生
地方面,以日本关东出身的人数最多,其次分别是中
部、近畿和中国。这些主妇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以
1~2 a 为主,约占总数的六成。在居住方面,主妇们
主要聚居在广州的天河北片和越秀区的环市东片、
二沙岛片 3 个片区,均位于广州的繁华地段。

表 2 日本专业主妇的基本属性

Table 2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Japanese housewives

出生地 (日本)	关东	44	4%
	中部	22	2%
	近畿	11	1%
	中国	16	7%
年龄段	北海道	5	6%
	30~ 39	33	3%
文化程度	40~ 49	66	7%
	高中	5	6%
	大专	5	6%
	本科	88	8%
居留时间	1 a 以内	22	2%
	2 a 以内	38	9%
	3 a 以内	11	1%
	4 a 以内	16	7%
	5 a 以内	5	6%
	6 a 以上	5	6%

注: 根据问卷调查制作。

4 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宜居性的评价

根据上述广州城市宜居性评价指标,指导评
价主体日本专业主妇分别对广州和原居住地(日
本)的气候、交通、购物、饮食、住宅、医疗、保险、治

安、环境、文化、娱乐、人情这 13 个方面的设施和服务进行打分。分值设计为:非常满意为 5 分,比较
满意为 4 分,一般满意为 3 分,不满意为 2 分,非常
不满意为 1 分。数据处理采用取算术平均值的方法,获取主妇对广州每项设施服务的总体评价,由
此得出广州城市宜居性的评价结果,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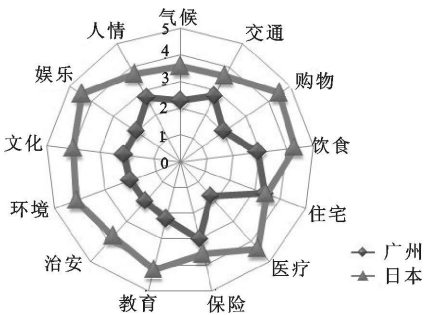


图 1 广州城市宜居性评价

Fig 1 Evaluation of livability of Guangzhou city

总体来看,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的宜居性评
价与原居住地的宜居性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在城
市宜居性的 13 项评价指标中,除住宅一项外,其余
12 项指标广州都落后于日本,特别是医疗、教育、
环境、购物、娱乐 5 项,相差多达 2 倍。这说明,广
州的便利性和舒适度尤其存在较大问题。

对于评价结果的解释,受访的日本专业主妇进
行了说明,意见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①面向外国
人的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少,难以满足生活需要;
②空气污染、噪声、污水、眩光、固体垃圾等环境问
题非常突出,难以适应;③闯红灯、乱扔垃圾、乱贴
乱发小广告等“小毛病”无处不在,不文明现象比较
突出。基于此,受访的日本专业主妇无一例外表示,
希望滞留期满后尽快离开广州,返回日本。

5 影响宜居性评价的因素

5.1 居留时间

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宜居性的评价,与她们在
广州居留时间的长短存在关联。首先运用史皮尔
曼 (speaman)秩相关系数来分析其相关关系。选
取居留时间为 y (不满 1 a 取值为 0.5,1 a 以上不
满 2 a 取值为 1.5,以此类推),选取主妇对广州的
气候、交通、购物、饮食、住宅、医疗、保险、治安、环
境、文化、娱乐、人情这 13 方面总评价分值的平均
值为 x (取小数点后 1 位);将 x 与 y 分别按升序排
列,得出排名数,并将 x 与 y 的排名值相减,取得 d

值。代入公式 (1):

$$r_s = 1 - 6 \times \sum_{i=1}^n d^2 / n^3 - n \tag{1}$$

得到 $r = -0.2$, 说明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宜居性的评价值与她们在广州居留时间的长短呈负相关。随其居留时间增加, 她们对广州宜居性的评价逐渐降低。

进一步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推算 x 与 y 之间的确切关系。回归方程模式为:

$$b_0n + b_1 \sum_{i=1}^n x_i = \sum_{i=1}^n y_i \tag{2}$$

$$b_0 \sum_{i=1}^n x_i + b_1 \sum x_i^2 = \sum_{i=1}^n x_i y_i \tag{3}$$

$(i = 1, 2 \dots n) (n = 18)$

根据调查数据解上述方程组, 得到了 $b_1 = -0.69$, $b_0 = 3.75$ 即

$$y = 3.75 - 0.69x。$$

可知 $x (0 < x \leq 5.4)$ 与 y 呈负相关关系, 斜率为 -0.69 , 也即日本专业主妇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不超过 5.4 a 时, 她们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值随居留时间的增加而下降。但当居留时间超过 5.4 a 时, 她们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值则转而呈上升趋势。因此, x 与 y 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线性递增或递减函数, 而是一条抛物线函数。

对于其原因, 随后的访谈结果说明, 初到广州的日本专业主妇, 普遍对新环境抱有恐惧和新鲜、好奇的双重感受, 对现代化的广州抱有好感, 因此宜居性的评价分值也相对较高。随着居留时间的延长, 逐渐感受到在广州生活的种种不便和障碍, 思乡情绪逐渐加强, 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也随之降低。但是, 居留时间超过 5 a 后, 对广州的适应性增强, 对其宜居性的评价也重新转向正向。

5.2 其他影响因素

除了居留时间外, 根据本次数据分析, 其它如出国经历、角色理念等等评价者属性也对评价结果产生了影响。

图 2 和表 3 显示了作为本次评价者的日本专业主妇的出国经历情况。超过一半的主妇在移居广州之前, 都有移居其他城市的经历, 如美国、爱尔兰、泰国的城市; 中国的台湾、北京、深圳等等, 也有少数主妇拥有移居多国的经历。从本次数据结果来看, 拥有出国经历的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普遍要高于初次出国的日本专业主妇。前者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均值约为 2.6, 后者对广州的宜居性评价均值则约为 2.2。这说明出国经历

对城市宜居性评价有正向积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干扰因素: 这些相对宽容的评价背后, 是她们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有出国经历的主妇可能并没有把其户籍地 (日本) 的城市作为与广州的比较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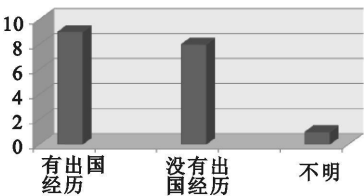


图 2 日本专业主妇的出国经历
Fig. 2 Experience abroad of Japanese housewives

表 3 有出国经历的日本专业主妇的居留情况

Table 3 Residence situations of Japanese housewives with experience abroad

ID	居留地点	居留时间 (a)	对广州评价值
1	深圳	1.5	2.77
2	台湾	4.0	2.62
5	北京	3.5	2.77
7	台湾	6.5	2.38
	台湾	0.3	2.01
8	泰国	4.0	3.00
9	美国	5.0	
11	爱尔兰	0.2	3.38
13	菲律宾	1.5	2.15
15	泰国	3.0	2.23

此外, 通过访谈可以感受到, 日本专业主妇对城市“宜居性”的评价重点也与国内的一般理解有所差异, 这与其角色理念有关。日本已是公认的发达国家, 城市社会福利设施完备, 如医疗、教育、社保等, 广州在这些方面与日本尚存在较大差距。日本专业主妇对城市宜居性主要关注的是便利性、舒适性等方面, 而对国内一般强调的经济发达不甚敏感, 这样一来, 对广州城市宜居性的评价结果自然不佳。

6 讨 论

6.1 对评价结果的解释

日本专业主妇对广州城市宜居性评价的结果, 广州除住房面积外, 其余 12 项指标均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医疗、教育、环境、购物、娱乐等代表生活便利性和舒适性的选项, 与日本相差巨大。这说明, 广州的宜居城市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

当然,日本专业主妇是一类特殊的群体。她们多为高收入,且无须为工作发愁。本次评价结果也受到她们的文化角色、理念、在广州的居留年限、国外生活经历等各种因素影响。但毋庸置疑,她们的感受体现了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某些方向性。本次评价结果相对简单,仅是针对广州的一次尝试。如果进一步对国内其它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开展同样的工作,可能结果会更为丰富。这是今后需要继续补充的工作。

6.2 对宜居城市建设的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广州的宜居城市建设亟需关注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舒适性设施建设,改善特别是医疗、教育和商业设施的服务水平,以解决“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根据访谈资料,大部分日本主妇也都表示,如购物方面,“日本购物有更多高品质商品可供选择,而且与销售商或店员之间存在互信互惠的买卖关系。广州则难以体现这种安心的购物氛围……”。在居住方面,“(广州)住房面积宽敞,硬件设施很好,有些地方远胜过自己在日本的住宅。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住宅舒适、安全、方便,邻居关系融洽,而广州的住宅则缺少这种人情味……”,如此等等。这说明,宜居城市建设不仅是生活服务设施硬件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的建设。宜居城市建设的根本,应是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创造以人为本,人与生活、自然与城市相协调的居住环境和人文氛围。从这一点讲,诚信、互爱、安全的社会风尚,“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民风建设,和谐的邻里关系构建,才是宜居城市建设更为艰巨也是根本的课题。

致谢:在资料收集方面,本文得到日本商工会青柳昌司会长、妇人会向裕美会长及妇人会的大力帮助,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 [1] 张文忠. 城市内部居住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方法 [J]. 地理科学, 2007, 27(1): 17~22
- [2] 张文忠. 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 30(3): 30~34
- [3] 李业锦, 张文忠, 田山川, 等. 宜居城市的理论基础和评价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3): 101~108
- [4] 田山川. 国外宜居城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J]. 经济地理, 2008, 28(4): 535~538
- [5] 董晓峰, 杨保军. 宜居城市研究进展 [J]. 地球科学进展, 2008, 23(3): 323~326
- [6] 陈浮. 城市人居环境与满意度评价研究 [J]. 城市规划, 2000, 24(7): 25~53
- [7] 宁越敏, 查志强. 大都市人居环境评价和优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J]. 城市规划, 1999, 23(6): 15~20
- [8] 周志田, 王海燕, 杨多贵. 中国适宜人居环境研究与评价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 14(1): 27~30
- [9] 顾文选, 罗亚蒙. 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 [J]. 北京规划建设, 2007, (1): 7~10
- [10] 柴彦威, 刘志林, 翁桂兰. 中国城市女性居民行为空间研究的女性主义视角 [J]. 人文地理, 2003, 18(4): 1~4
- [1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07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N]. 2008-05-21. http://w1.mohrss.gov.cn/gb/zwxx/2008-06/05/content_240415.html
- [12] 黄石鼎, 宁超乔. 中国广州社会发展报告(2008)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3] 广州市城市规划局. 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 [R]. 2005-12-22. <http://www.upa.gov.cn/pages/ghcg/ztgh/dcfault.shtml>
- [14] 许学强, 李立勋. 广州2020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咨询报告 [R]. 2007.
- [15] 肖明超. 宜居城市: 要魅力, 更要环境 [Z]. 零点指数数据网. http://www.horizonkey.com/showart.asp?art_id=415&cat_id=6
- [16]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中国城市宜居指数2005年度报告 [J]. 商务周刊, 2006, 128(3~4): 99~106
- [17]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零点宜居指数——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 [R].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第一财经, 2006
- [18] 浅见泰司. 居住环境: 评价方法与理论 [M]. 高晓路, 张文忠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 [19] 都市データバック編集部. 全都市・住みよさランキング. 引自: 都市データバック2008年 [M]. 週刊東洋経済, 2008-07-18

The Livability of Guangzhou City

A Subjective Evaluation Approach Based on Japanese Housewives

LIU Yun-gang ZHOU Wen-ting TAN Yu-wen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Abstract The idea of livable city is in the spotlight in China recently, not onl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media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livable city. But it's a pity that the livable city's concept and relevant standard are not clear. Reflections on how to define livable city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Besides, questionnaire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mbined to discuss the livability of Gu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me particular citizens, the professional housewives who emigrating from Japan into Guangzhou. All of those Japanese housewives are members of Jap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of Guangzhou (JWAG), they have only involved the living space and have separ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space for some reasons. So their evaluations of Guangzhou city's livability are objective and relatively neutral. Besides, their home country Japan can also offer some meaningful references for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Japanese housewive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meaningful to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etropolis and livable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city.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is study mainly takes Japanese assessment on "livable city" as a reference.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housing insurance, transportation, medical care, education, shopping, food, environment, climate,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human relationship were taken as the evaluated factors to assess the livable characteristics from five aspects: the living safety, living conditions, affluenc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Scores were designed to 5 points stands for great satisfaction, 4 points refers to quite satisfaction, 3 points means general satisfaction, 2 points means dissatisfaction, 1 point shows rather dis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ose Japanese housewives' contrast between Japanese cities and Guangzhou, the degree of livability and the main aspects of improvement in Guangzhou were well discussed. Except living condition, other aspects were worse than those in Japan from Japanese housewives' point of view, especially the data of medical care, education, environment,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which were over 2 times less than those of Japa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big problem in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 of Guangzhou. In the Japanese housewives opinion,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in order to become a real livable city for Guangzhou. For one thing, its degree of livability is low. For another, both those housewives'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overseas experience, role concepts and their residence time in Guangzhou also effect on the evaluated results.

Key Words livable city; livability; Japanese housewives; living space; Guangzhou city